

興國州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志

文錄

奏疏

宋

論和戰守疏

孝宗隆興二年

王質

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一

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旣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

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定哉

論鎮盜疏

王質

盜之所出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於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惡死也至於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

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幡然助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於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於鬼神求之於鬼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於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於三尺之外以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

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  
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  
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  
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  
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拔本塞  
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  
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  
夜則闐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  
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三

十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  
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  
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  
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以爲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  
之於臣父之於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  
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  
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  
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

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於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於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制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煮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煽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四

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於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於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算利害如比其深也

論吏民劄子

王質

臣嘗論古之爲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爲民者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

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芣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五

裳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已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謹樸勤厚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鬪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於秦皇二世之際都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剗刃於

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心而反授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鬪其初欲制姦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陷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爲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此其端生於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擿法搜求而使

之去且今之爲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於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於浸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矢哉臣愚以爲非有大姦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姦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明

劾汪直等疏

成化十九年

徐鏞

竊見汪直興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使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建州遂卽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王越不得與密爲別圖謀之汪直偕往大同暗地撥兵連夜出境至威甯海子部落休息去處殺擄老弱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啓釁以致醜類激忿大入擾邊聲言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七

報復軍民橫罹鋒鏑上厯九重宵旰之憂而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尙可容邪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

見朱璘明紀輯畧

是年八月罷太監汪直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革兵部尙書陳鉞工部尙書戴縉錦衣衛都指揮吳綬職

劾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

劉之待

題爲權璫不去議論滋紛懇乞聖明宣諭閣臣早賜平章以息羣議事自古權璫未有不殆人家國者蹤跡未著罪端未暴陰擠善類潛操魁柄爲害猶小蹤跡旣著罪端旣暴置之不能攻之弗克

展轉不休爲禍滋大以臣目擊東廠太監魏忠賢良可懼也當起家進用之時羽翼未張猶有卑飛斂戢之意及太阿在手神叢有托城社可憑知天下莫敢誰何遂至倚勢橫行作威作福靡所顧忌人人切齒道路傷心其猶隱忍而不驟發者一二小臣急難措手耳惟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受先朝之託誼不容辭處大臣之位言猶足重毅然一疏舉國歡騰以爲發千古之窮奇雪神人之積憤莫有善於此者冀一舉而墉隼可弋內蠹一清太平之休可立致矣不意積誠未喻天聽難回嚴旨切責不分砥玉憲臣貞亮公忠反目之爲沽直忠賢膽籠手辣反目之爲小心夫物平則興國州志



心人不足適諸臣諫之無益徒自取辱亦當出一言以相告誡豈容明知明見而竟付之默默乎將謂聖意未可頓回乎將謂大奸未易距脫乎將謂權衡係忠賢一手把定難以爭執乎將謂仍怯於忠賢蜂螫之威使喧嚷無忌而含章緘默乎將謂忠賢之惡蹟不可根究根究得實則難處置不若付之不問乎抑將謂從來闔宦怙勢萬無不敗之理俟鐘鳴漏盡自然天奪之魄乎不知天下之不可失者時也天下之最易忽者機也昔劉瑾專政五年中外切齒輔臣楊一清等乘機定策瑾卒受誅可見天下事未有壹於志而不動于氣者也未有成器而動動而不獲者也今忠賢之惡業

已浮於劉瑾輔臣之望亦不減於一清而耳聽蛙鳴靜聆蟬噪畧不動心不知閉戶自思輔臣亦能晏然否也矧近日御前諸疏雖蒙嚴旨屢下然旋而訶責旋而寬貸及續接邸報樞臣趙彥等權璫罪狀已著一疏奉旨微愠朝上夕下可見聖心未始不可回者皇上於大臣之言未有不起敬起信者特在輔臣善導之耳故數日以來不知者以爲皇上庇護忠賢呵斥言官而臣獨謂不然忠賢服役皇上有年矣皇上憐其藩邸勤勞不忍卽逐等之常情亦是如此况始而論忠賢者不過一二臣憲臣一疏突然臚列委似創見旬日之內俄然交疏委似符同至忠賢悲啼叩首謙言引避

又將何所不至者又孰知其心之不可測乎臣願皇上急召輔臣  
面賜商榷諭以宮府重寄不得漠然異視勅以須臾裁決不得猶  
豫懷疑將從前諸疏悉行檢發勘明回覆如忠賢怙勢專恣大逆  
不法則當立正典刑皇上其何愛一么麼而以社稷與易移郊移  
遂有常典在總惟乾剛之獨斷無至姑息而養奸不然議論日滋  
指視日眾將忠賢之心益懼懼而思伏其伏必深矧其黨與眾多  
機械百出又不知作何行徑以流毒縉紳禍延宗社皆有不可知  
者願閣臣之速計之也臣草疏方畢忽見同官楊漣建列議論日  
多一疏奉旨銓部司官一事牽連彼此爭辨朝端幾同聚訟豈成

政體前後原本俱下該部院便會同九卿科道從公叅看具奏臣  
不覺作而起曰有是哉聖心之明決乎臣熱中聞之真不啻飲冰  
矣則今日諸臣劾逆璫一事正類是也顧銓部一疏部院九卿科  
道能叅之逆璫一疏則部院九卿科道自言之未有自言而自叅  
之體總惟皇上召諭閣臣速爲叅看元輔葉向高雖謝病私第然  
直亮公忠疾惡之心則一其受先朝顧命報國之念皆同以三朝  
之老臣垂千載經營之相業未有忠賢諸惡狀而毫忽能逃其耳  
目者皇上試一問之可悉數也臣於堂官公疏曾已列名其間似  
可無言屢欽明旨切責森嚴益無復敢言竊見政府爲庶事之所

從出而密勿爲羣議之所折衷心切息紛志存憂國故不覺言之  
肫摯如此雖有忌諱不遑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本年六月十三日奉旨已有旨了閣臣奏陳聽朕裁決何必宣  
諭該部知道

國朝

河工疏

京畿道監察御史 吳甫生

題爲敬陳挑河之難易利弊仰請

乾斷以收實效事臣近見漕臣桑格疏稱白塗河等處需費二十  
五萬兩請做直隸挑河事例議開捐納奉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一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確議具奏會議諸臣以爲果否有益  
河工請

勅漕河諸臣確查題覆臣何敢置喙但以臣愚見有數難焉有數  
弊焉河工一事捐納之人不齊開濬之期難待平日從容徧  
募則人多而工賤一旦併力合作則時迫而價高彼此觀望  
必至逡巡不前此急公之難也工小者多屬納監捐貢工大  
者多屬還級贖罪小者已告成大者方興作大者之工程不  
完小者之前功復棄此挑濬之難也河工原期速效有銀則  
挑無銀則止捐納之數或有未敷必復請 帑遷延時日終

無成效此報完之難也且其中有親身料理者有覓人代濬者保無有包攬之弊乎銀至數十萬皆係河道臣收放道臣馮佑現今年老奉

旨畱任俟查清經手錢糧再行請

旨若令經管保無有挪前補後戀缺貪位之弊乎白塗河橫挑十三餘里唐子鎮等處淤塞共二百二十餘里經管不止一人此例一開歸旗者借端逗畱未任者希冀題補保無有夤緣鑽刺之弊乎工程數百里非且夕之事遲之又久朦朧報完徒有捐納之名竟無利導之實及至差官稽查藉口水漲淤壅保無有侵蝕欺罔之弊乎我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二

皇上明見萬里臣請先發帑金二十五萬兩挑濬後令捐納歸款則時不迫而人人樂輸自不難於急公也二百三十餘里之河齊集興工不致此挑彼淤自不難於挑濬也著令河臣親身督率勒限成工自不難於報完也不論工程大小按定銀數向河庫親身交納不許冒名頂替豈尙有包攬之弊乎另選賢能一員專管此項銀兩不許馮佑經手豈尙有挪移戀缺之弊乎以地方之官挑地方之河以地方之夫供地方之役成功之日準其加級紀錄不得另行題補如是而夤緣之

弊可絕矣立爲定限一方計銀若干一里計銀若干寬窄淺深備造清冊送部工完差官查核如是而侵蝕欺罔之弊亦絕矣臣奉

命巡城不與會議敬抒管見欲轉難以就易除弊以興利字多逾格伏乞

睿鑒施行奉

上諭挑濬下河事關民生朕軫念民生先經交與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挑過伊等俱以挑完大有益於民生等因具題檔案俱在部可查人俱在可問今看來徒糜費錢糧并無水涸田出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三

有益民生之處今桑格又稱應行挑浚具題九卿並不問明先經挑過之人不查檔案卽議准行如果此番挑浚水涸田出有益民生朕不惜錢糧卽發庫銀興工捐納事例斷不可行現在山西捐納銀米事例尙未明白桑格等如果將河工照伊等所題挑浚卽能水涸田出有益於民將伊等身家產業出具保結卽准挑浚具奏監察御史吳甫生亦經條奏將吳甫生條奏事宜一併發與九卿問明先經挑過之人查閱檔案確議具奏

禁認師生摺

道光十九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

陳光亨

奏爲內外臣僚競認師生請

旨飭禁以肅官方仰祈

聖鑒事竊惟人臣之義公而無私門生之稱例有明禁故雖鄉會試憑文取中之士謁見考官亦祇用光名帖乃近來內外臣僚於考官之外更有認爲師生者一爲閱卷之師生一爲保舉之師生一爲拜結之師生三者迹雖不同而其意則同歸於私臣愚謂不可不禁何爲閱卷之師生

國家設科取士每居會試後有殿試有

朝考此大臣公閱恭候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四

欽定者也乃近來名列二甲者一經館選卽與讀卷官認師生

朝考入選者一經館選卽與閱卷官認師生是以

殿廷考試之典爲仕路趨附之階也臣伏見嘉慶元年

欽賜翰林院二額曰勵品曰儲才竊思儲才者非以奔競爲能勵品者當於始進之日今當策名伊始卽以干進爲懷從此踐歷仕途安望廉隅自飭乎若是者當禁何爲保舉之師生

國家三載考績內爲京察外爲大計此揚清激濁之大典也乃近來京察一等等者卽與堂官認師生大計卓異者卽與上司認師生臣思保舉雖出於上官簡拔實由於

皇上若身受簡拔之

恩而心感保舉之力則其報效上官也必殷於報效

朝廷亦何賴有若臣爲哉若是者當禁何爲拜結之師生

國家設官分職有統有屬此其名分爲至嚴也乃近來外省風

氣州縣輒與府道認師生府道輒與督撫認師生非有平素

之淵源第以勢利爲結納臣思大僚庶品皆曰命官今爲

朝廷之命官更拜上司之門下此其品已可概知又况恃門生

之情面而專事請託假上司之聲勢而相率招搖則其弊更

不可問若是者當禁抑臣更有請者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小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五

臣每樂爲夤緣大臣當嚴爲拒絕今使閱卷之大臣有嚴氣

正性之風則私謁無由而進矣考績之大臣凜薦賢爲國之

義則私恩自在所輕矣封疆之大臣勵正已率屬之方則私

類咸知所做矣由是中外肅清官方澄叙其於

皇上大公無私之治贊助豈淺鮮哉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所言甚是嗣後內外臣工總當各勵品節不准藉師生稱謂

以爲攀援上進之階至院部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尤當正己屬率  
以人事君遇有藉端干謁者卽行面爲屏斥概不准因遜詞卑禮  
稍事姑容庶屬吏共知敦品用以杜奔競而肅官方將此通諭知  
之欽此



序

重修興國州志書序

馮之圖

郡舊有志其增修至今而三矣夫志爲郡邑紀事之書非史也太史採貢因之聖喆代興事不相沿襲務使民宜以適於治其揆一也粵稽漢唐以降於周官職方氏所掌財用穀畜之數要知其利害者遺意尙存實三代之政法係焉雖然其爲舉廢蓋存乎其人也攷興志昉自宋嘉定中經元迄明永樂逾百餘年書已燼有郡牧訪遺老所記誦博求元事始成書又百五十年嘉靖間廉訪使歎郡志陋且簡屬牧茲土者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七

再新之具在前志叙內今志成郡大夫楊遵屬馮之圖叙若摛辭引類依以博物知郡大夫實厭且憎唯之圖竊愾然於廢興之故也前志之幾廢復續若此嘉靖迄明末幾何年郡志乃至殘闕不可復讀豈茲邦文獻凋敝氣運使然亦杜當陽博綜故實陶武昌憂勞軍國皆治楚疆前哲可無起而身任之以光昭

國朝文物其人與或曰爲之衣食以厚民生爲之教化以淑民性均賦役平訟獄固疆圉用休威以相董勸牧固有急務也奚暇是客亦烏知夫牧必才且賢達乎三代以上之政法而能

克舉其所急否則務赫赫名倖旦夕近功者耳又焉知志之足述也繇今觀公來守興其於緩急爲知務矣始知郡銳意舉廢歷五載報政績既備列最書不悉數若夫極山川之險易總風物之耗殖咸若目營而掌運雖在軍書旁午水火薦災未嘗撓其才之所必有爲而或失愷悌名斯不已難乎猶且搜求郡志以謂使周官職方氏所掌遺意不自我昭垂但役役修簿牘故事則吾耻之其意視一二前喆之爲政楚疆者當復何如會有

上臺檄下郡州邑各修志茲舉也殆應運而起事哉匪偶然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十八

也修之日先購求舊志悉訪州里遺老已乃集貢籍子衿諳識體要者裒益於簡牘所未備至取義定例一裁於公三閱月而竣事之圖蓋感乎舉廢之故有運數焉其人存則其政舉志蓋其文之足徵者云將使後來者咸感起於是夫

重修興國州志書序

康熙四年

楊 遵

蕭何入咸陽而獨收律令圖書其意以爲事有舊章物有時宜必稽古而後酌今則於國政民情爲無弊也遵當初任闕鄉令案無煩牘賦則常貢簿書之暇輒搜殘簡訪遺老考核往代實蹟銳心成牒以爲一縣志而後已建置量移興郡衙

門久在燼餘捐資營構差還舊觀奉職事事加之西山勦寇日給軍書及捷聞匆匆不遑暇食者已三年矣未嘗不晷懷興志而徧訪久採之未有舊本缺漏繁冗之不可再讀者徒付諸歲久散佚而歎其漁獵筆削之定待有人也且遵蹇聞嚴計矣自視已爲贅疣凡錢穀刑名非關時事目前無可已之急者強支雞骨以應上命其又何能旦夕以謀興郡垂久之志適奉 兩部臺憲行 司 道 府 廳大人下檄纂修楚省各府州縣志書而興郡則又楚州第一當 部臺不行憲令而興郡一志已實見爲不可少者矧 憲行疊至遑

敢因循散佚不極力蒐輯舊本修復以光

國典於是勉執衰杖延請鄉先生之年高博聞通達志體者諸人士之性和行樸素諳史略者郡中父老所嘗覩聞確知其人其事之無有異言者夫不知者不强問也知而不以告者薄也告而不以實者欺也告之而不行者有司之過也踵故增新就其事而考定之屬在諸君遂爾自任亦重未及數月而書成以報遵遵曰夫郡之於志非國之於史也田賦舊有定額書諱褒貶之事吾與若不與焉惟沿革風俗官制人物山川關險文章不廣收詳識不足以見興郡千餘歲相傳之盛

第代遠則傳聞多謬事近則粉飾易工其或棄同取異穿鑿傍說以至世宦之家庸夫而有令名寒微之士淵脩而抱遺憾此皆古惇史之所深羞也甯簡而該毋繁而複甯闕疑以俟信毋枉信以滋疑故張衡摘史班之舛傅子譏後漢之煩吾向於闕鄉志而幾費籌度也又安敢不借前鑒於此志展卷再翫回溯三年之所聞而且見者古今皆同况文直事核不至虛美詭僻之有鄙檇杙其未敢自信乎以云興國志則亦庶乎其可也故授諸梓爲之弁言以見重脩興國志之由云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

重修興國州志序

劉晉元

武昌爲海內名郡興州居其東南幅員甲於諸屬山川積精煥爲人瑞文章氣節忠孝正亮世不乏人而珍產之美秀風習之龐厚循良之政績往哲前徽則有甌甌傳稿謝公遺踪孟嘉逸響又若甘寧勇戰李煜屯聚仲覽偕友所遊陸宣使輶所經自然仙蛻時中心耀之靈怪菁婦化石蘇髯掃壁之險阻何多竒也覽勝觀風則志爲之徵我

世祖章皇帝繼天立極河源海濬莫不來賓暨

聖祖仁皇帝懋德綏猷誕敷文教百禮敘而萬樂和天下同履乎法

度而沐浴於膏澤矣今

皇上嗣極詔令風行好生德洽規矩應天地舉措順四時六合蕩蕩九有皞皞矧夫漢南式化自爾澄徹岷江鄂省 部院司 道 府 廳大人變理楚江位高而有冰檠之聲屬眾而無苞苴之累惠心有孚都人士女視正行直瀟湘雲夢之區咸含和而吐氣也 魏侯魯邦高賢來領興邑恪遵 功令百政俱舉緝衙蠹嚴保甲驅游惰和軍伍隆學恤饑月聚父老子弟讀灋州愈大治寮屬吏胥莫不讐於明而怖於威斷召棠郇雨世世頌之矣夫侯原以文章起家巍科高第而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一

學富左思孜孜嗜古欲彰往勸來闡幽立教考覽舊志之餘慨然於州志之宜修延禮知名士重加纂輯 晉 方奉檄赴銓曹愧無以助厥成賴有 顏學師爲復聖苗裔多聞識而裕經猷比臨興卽體 魏侯精勵之意葺宮牆營射圃嚴月課祭器務求美且備焉吐景歛雲炳然可觀復有 鄧學師者學富五車才齊二陸紹家聲於四登續先緒於三公 杜學師元凱遺踪少陵芳躅 李學師青蓮妙慧白鹿傳經之四師者其襄其事 晉 引領望全志告成大啟蓬心也夫三長之說史家所難陰陽黑白揭月珪畢照以發潛德之光閱志者

安能無所興起乎嘗考古至管幼安之澡潔石慶之閭門孝  
謹楊伯起之却金暮夜閔仲叔之不以豬肝累安邑往往敬至  
而慕深惇史載筆紀善且以風激萬代矣志書昉於禹貢之  
水土周職方之圖籍皆所以奠民生而維治運也 魏侯敬  
慎修撰折節虛懷寅協 顏鄧杜李四師相與集思廣益極  
意梳爬期以允當人心而局中黽人士尙殫力攄悱以贊鴻  
章也

重修興國州志序

魏 鈿

己酉歲余承乏茲土恭逢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二

聖天子詔天下州縣重修志書寬以歲月厚之祿廩使蒞斯民當  
斯任者得以從容搜羅殫心著述勒成一書上以鳴

昭代之盛下以爲紀載之光煌煌乎甚鉅典哉蓋我

國家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幾百年矣其間詩書禮樂之懿兵農  
積貯之要以及一切惠民造士諸大政無不遠出漢唐之上  
而此百年中薰清風沐膏澤者亦皆回心嚮化風移俗易烝  
烝然進於雍熙之美則當斯任者討索之不勤必將病於挂  
漏矣著作之未優必更失於樸陋矣且夫志者所以紀其實  
也文獻無徵何所據以書乎又志者所以同於史也言之不

文何以行之能遠乎鉅於是首請于 列憲而開局於學宮  
署學博顏君有道而文者也再如署學李君新學鄧君皆行  
修而藝精者也相與商確而求其庶幾于美備亦惟原本舊  
志而加斟酌焉爾載觀舊志其於紀載之體非不全且備也  
然有意於簡如圖考界域沿革田賦最其顯明者亦苦於綱  
目不分遺漏或多至於兵防禮樂國之大事也况增置防守  
塘汛更定文廟祀典乃我

朝保固疆索尊崇聖道之至意爲前代之所未有猶且畧焉不  
載語焉不詳則其他亦又不必言矣旣以是商於顏君及諸  
從事而更望其切劘爲文以明稱

興國州志

卷二十三 文錄

二十三

上旨甫踰歲書成披而閱之其搜羅之廣討論之精補益之當亦  
旣殫厥心力矣至其著作之慎詳而不至於支該而不失於  
靡彬彬乎質文相稱焉夫亦足爲下雉之國策而無慙於  
昭代之邑乘乎揆厥由來

聖天子作新文教之意鼓舞震動使有斯民斯文之責者奮興感  
激咸能殫精畢慮仰酬

高深於萬一專精焉而英華從也夫豈鮮見寡聞之吏所敢侈  
以爲功者歟

興國州志原序

明 俞 彥

志書變史也秦漢黨邑之史廢後之人推志其山川人物風土貢賦之概不敢與廢興褒貶之事焉富川自漢迄五代四易爲縣至宋太平興國中升爲軍紹熙間知軍趙善宣始爲志書六卷嘉熙中知軍李壽朋益爲十卷表貢於朝宋社旣屋元之官此者或不足於文或忽畧於政俾是書不續者百年已而飈回霧塞元運又遷軍府所藏世家所積悉爲坑燼及勢稍息鄉先生馬鏞迪堅氏紬繹舊本之可記憶者得其七八博求元事再集成書未克鏤行聖朝混一先生之仲子濤曰用舟者典訓儒庠嘗慨先子之志未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四

伸後遷霸州學正因詣藩方得游元之書府求錄壽朋舊志歸合迪堅之書欲卒其先子遺緒又以名絆東西行藏未定永樂甲申郡守薊州平谷錢公泉繼源二守饒州浮梁汪侯深叔淵莅政之五年歲豐人和廢事漸興嘗屬余以郡志余辭寄寓不能悉風土事實未幾用舟老歸桑梓余極薦於二公具筆札以供繼述越三年書成合壽朋迪堅之志益以元氏見聞及今代名宦總爲一卷若郡治沿革山川形勝土田瘠肥貢賦多寡與夫人物之饒風俗之美文章之麗典故之實善可爲勸惡可爲戒凡有關乎世教者莫不備載於是千載之事實千里之風致展卷一目瞭然在



几誠宦遊爲治之一助也將鉅梓而錢公去位汪侯公出又二年侯復政遂與節判東皋馬衷至善長幕平陽劉公粲子玉儒學正高涼陳宗盛守約司訓汶川羅景文彥銘柯山管福餘慶各以傳不朽其歷代沿革燦然著焉嗚呼古今人述言紀事或積書以遺子孫遭不肖蕩析無遺者衆矣苟能繼先世之志世謂之賢子孫也用舟歷艱難張空手白首不渝卒成先君子之業其庶幾矣乎後之同志者相時而益俾是書也與疊山增秀富水益清並峙流而無窮焉豈不美歟

重修興國州志序

雍正三年

知州 高 鑒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五

興國舊志迺康熙四年州牧楊衷素遵先生所刻僅有上下二卷畧而不詳數十年來熙皞休徵民忘

帝力其間制度名物潛德幽光應列諸記載者正復不少雍正六年戊申奉

詔直省纂通志檄行郡邑咸爲蒐輯前任魏理齋鉅先生膺茲巨典又蒙上憲委學博顏星鄧天人杜世英李一朝郭春汶諸君子及州中劉太令晉元李孝廉應明諸紳共襄其事攷據精詳缺者補舛者正不繁不夸臚列井井首列

上諭次及星圖疆域山川戶口賦產兵農禮典官制科目人文忠孝

節烈藝文祥異分爲十卷洵可謂無美不彰搜羅鮮漏矣夫興國居吳楚之交當荆鄂之隘風俗人物甲於三楚鑒奉

命承乏是邦於癸丑夏莅任而志將垂成披覽全書較之舊志已稱大備獨是劄劂欠工率多魯魚亥豕之訛且有續舉節孝復牒鄧郭兩先生查載簡末因嘆徵信者莫如史乘作新者首先宮牆今志書幸已告成而

文廟日就傾圮又何以仰副

聖朝菁莪棫樸之化第工費浩繁鑒不揣綿力勉捐俸廉爲諸紳倡亦猶志之不可一日緩也至若斯志考訂之精嚴損益之明當皆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六

在事諸公之力鑒不再贅一辭焉復緣儒學兩先生請序修志始末鑒雖不文敢不附數語於簡端

修興國州學序

明檢討 張文光

粵惟虞庠教讓夏校程能爰逮商周各敦膠序棫樸廣薪樵之化西伯壽考以作人泮林流芹藻之風魯侯色笑而造士他如文翁守蜀郡甯武治豫章盧蒲宰鄱陽鍾離相魯國靡不崇孔孟之道術廣洙泗之壇壝俾稷下遜芳西河媲美而吾尤愛子產之聽鄭也觀其鑄刑書別章服譬水火楮衣冠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僑蓋用嚴爲理矣而能留念鄉校諸生

竊議執政世所公患也僑獨曰善吾行焉不善吾改焉若之何毀之於以教子弟殖田疇師事伯昏無人往見壺邱子林則倚其相於門聿申屠嘉讜言則蹙然改容更貌其注精教學者深遠矣謂爲衆人之母豈虛哉夫第云勿毀已耳猶然稱之不衰矧有進此者乎今天下郡邑所在設學棊布星列幾於家禮樂戶詩書煜煜乎綦盛矣乃始未嘗不崇飭壯麗而後稍陵夷衰微有司疾師生爲仇敵守土藐文囿若蘧廬甚至廟貌闕爲坵垣學舍鞠成荒草曾不若二氏梵宮刹宇耀日聯雲其徒子精舍蔽林布金巾藻則安所稱數仞之牆致道之肆以羣聚而州處也下雉軍於宋路於興國州志

元府於明初洪武九年改州興國隸武昌郡儒學因之建寘蟠龍山麓自守李文聲葉菁胡瀛李東劉綸吳希賢周鵬一再改造拓修後迄今幾百載未有爲墜茨丹雘計者敝陋靡飭日就圯壞萬厯己亥歲蜀巴人馬侯以韓城令治行高等擢守茲土下車謁文廟升講堂顧瞻徘徊大懼弗稱朝家尊師崇儒優化文士雅意心欲急庚新之屬中使卅鑄雲興狐鼠狂逞輿情惶惑帑藏罄匱計無從出侯奮當盤錯百方拮据節約處財風勸董役凡費數百緡不煩官不擾民悉所自捐俸餘也一年經始二年就緒三年落成陶埴斲材塗丹繪綵欵者正敝者理陋者輯圯壞者更上自殿廡

櫺星橋戟亭祠以逮倫堂齋厨官廨號舍矍相之圃雲路之門無弗煥然改觀易色也者妥靈釋菜以肅以嚴鳴鐸刺經各寧厥寓於時學博士許君瑞吳君守經何君永涑徐君卿召聚族而謀謂侯隆施儒林如此可無文以紀功惠垂久遠而何君余舊識也因紹介承筐買舟走鄂城向不佞徵言焉辭不獲已則避席擇言以諗曰倡道斯文弘獎士類督風化之原本撤舊貫以圖新此侯師帥責也感思時奮淬厲就將翱翔乎詩書禮樂之林琢磨乎仁義道德之府教知所以教學知所以學則非侯事而師若弟子事也所以教學者何在取法孔子而已姑無遠引謝疊山一讀書若鄉

至今人懷景仰吳明卿振藻北園海內桴盦而影從兩先生非異人也或以忠義或以文章僅得聖人之一節而能拔俗動人若是況真能法孔子者哉真能法孔子言其言行其行孝爲子忠爲臣處爲醇儒出爲名士宮牆若增而峻嶮山川如倍其崇深接見山之衣鉢崑然四代以上人物也斯不負侯作新盛念而素王爲有徒國家欣得士矣如第園冠句履縫掖青衿咕俾口耳罔補身心黤淺撇苻巷議蠹倫無論上玷宣聖下孤賢明抑何以步兩先生清塵稱其鄉人而敢高談虞夏間乎語未旣何君憮然曰願歸與二三子勗之馬侯名攀龍起家賢科明敏剛斷綽負治才遇事電

掣風行不啻僑之用嚴而先任開渠灌田今任拓倉積穀力捍貂璫誠回旱魃多大善政不具論論其嘉惠庠序者將譽髦烝皇如周如魯非但產之勿毀足稱遺愛已也俾勒貞珉記成事以永思類宮云其同知楊君克抑判官陳君懋齡幕雷君霈同寅其事與有勞焉類得附書以見績之所在固有所歸而勛厥功勤勞治事非比協心力無以開厥始無以成厥終以追美於古而必傳於後無疑也

之燕草序

劉子壯

天地之氣與人受受者有四春氣竒豔紫的縣林紅鬚蔽樹注入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二十九

文章鮑昭庾信以筆采承之夏氣壯茂地髓抽條山筋抗節注入文章韓愈杜甫以筆神承之秋氣清幽梧散寒砧葭迷晚棹注入文章陶潛王維以筆趣承之冬氣涼悴月影含冰風聲悽夜注入文章孟郊賈島以筆思承之四氣排盪萬有咸被獨諸才人仰天吸雲如取如攜如斟如酌雖有中黃之力鴟夷子皮之智猶不能目睨而口掠也予生近世無能逮鮑庾韓杜諸君窺其玄津染其丹采幸與本房朱老師邸舍差近得數過從上下往昔一日出一帙相示顏曰之燕草予取次讀之不覺大踞古邪今邪塵邪仙邪詢之乃知爲吾楚華老年臺賓翁先生因相與抵掌歷晷以爲不

異公安在會稽架上得田水月集時也竒其畦徑既絕變化以生  
驚采絕豔含乎春容壯骨強藻備乎夏德至愁思要眇梗莽邱墟  
復兼體秋冬殆元氣所鍾扶輿所授以章我 國家之物采者予  
周旋日久擬議斯真儻曠代之下有提衡文質總銓著作者當不  
謬於予言

程節女傳

潘觀藻

原名光藻

吾里自昔號稱詩書節義之鄉然主持風教爲人倫砥模者越惟  
數鉅家吾戚程氏其一也自鑪峯先生舉楚闈第一人成進士宰  
西蜀東魯別駕子尋溪先生繼之以鄉舉司鐸漢陽用薦擢令山

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三十

左兩世趾美以儒術飾吏治福祚其子姓自是子姓式穀誦芬洊  
陟膠序類能以典墳自律不隕其家聞昔歐陽充公爲廬陵曾氏  
世節堂記謂欲知其閨闈之良觀其庭階羣從間斯亦得矣吾於  
程節女而有歎於是言也節女者少尹玉岑翁之孫主簿勉堂翁  
之子明經賓巖先生猶子而鑪峯尋溪世稱名父子者是爲節女  
之曾王父太世父也鍾毓之華其來有自矣玉岑翁有子六日望  
抱孫爲樂節女之生實冢其諸昆特竒愛之父母以祖之所愛也  
愛之異於諸子訓之禮節爲授內則小學女四書輒能領畧其大  
義長益端靖足不踐戶庭不喜鉛華語言色笑有若操繩尺以從

者其天性然也以故爲相攸者彌年凡閱數名族卜爲懿氏兆則惟曰弗吉迨年十九矣始得治邑劉氏子其望字焉望少女餘七歲體孱善病比冠病且瘵疴羸日甚母氏憂之時聞太息聲而節女若不爲意居無何劉氏之僕以求醫來入白望族危母戒勿言而節女已知之卽請於父母欲一往視疾而返父母微諾之然終擬壻疾平備嘉禮以遺也甫數日訃者至矣節女撫膺大慟曰兒夢噩固稔知劉郎之必不起也前日之請正爲今日兒往矣願父母從今之不吾愛也慰之者曰汝未嫁也在禮無服明未成爲婦弗責以從一之義矣故經無在室奔喪之文也然則汝之所執者

殆非耶則又哭曰吾一女子惡知禮雖然吾父母旣以兒身許人矣縱弗能死又弗爲之服重使親棄言焉是吾不婦且不女吾於禮其奚居也且日者吾義不欲生父母憐而生之猶幸能執是義以終也苟使無執則死已後矣雖不生猶賢於生也慰者又曰汝志誠嘉顧不念汝親顧復意耶曰此正所以報吾親恩也使吾得以女身還蒼天以女身從夫他日以身見吾顯祖宗於地下是使吾親以一女子而重吾先十世與吾九族也父慈子義孰大於斯此正所以報吾親恩也於是僉知其矢志堅不可奪乃不復言抑亦不忍言也然則是時舅已前殂惟祖翁姥在皆篤老姑亦就衰

靡所倚依故有勸以留母室守志者弗得則勸以少需期涓日而往亦弗得卽日拜辭其父母凡諸父伯叔昆弟之來慰者皆拜之若受吊然節女乃衣縞衣髻總括去笄乘素輿遄赴於劉氏至則見祖於寢升堂拜太翁姥與姑次及諸長猶饋焉而不敢哭已迺純纁服加絰以泣於殯則哭盡哀朝夕奠惟謹至朝其翁姥與姑則輟泣且爲好語愉之君子曰知禮哉非詩禮之門孰克有是哉時節女年二十有五嘉慶十四年三月也先是劉室素裕數遘陵轍重以頻年死喪之威日益凋索節女送往事居靡弗稱桀則不蓄□僕井舂織作黼紉女紅之事悉躬規聞有語其家盛謂故業

在□不至斯亦無幾微見於詞色初得服姪宗元襁歸鞠之十六而殤歲乙巳重撫服姪宗綿今十九矣識者謂根器厚雅勝前子必能有成殆天摧其羸而酢以良豐節母之報也往事習聞吾母太淑人言吾隣程節女之義烈可紀也爾能筆之以傳志貞教足偉爾文矣予敬識之洎通籍之三年端夏多暇始獲肅謁其廬致再拜焉素髮青裙動止有禮法而具有一種嚴冷峭特珞珞焉見於儀徽意象之表如寒梅如貞松如霜天之鶴如幽人真逸勁挺拔俗塵壒所弗能浣予瞿然自失益悚然以異之旣乃從其羣從昆弟遊語次輒及之皆云吾姊自爲女子日已然嗚呼所際如斯



所成就於斯孰知天之位置之已宿定於有生之初乎哉然則吾士君子之爲賢大夫爲名儒爲雋傑有學問文章以澤躬猷爲以淑物皆非其所自爲也天命之也彼反是者母亦當作是觀耶今觀節女之行而得士君子與織人之辨彌以歎吾鄉自昔有詩書節義之美於以砥俗模世顧晚近亦稍稍衰微焉繄吾黨之責也然則吾之慙然於口澤之存緬昔訓而欽芳烈其烏容已於言哉適程劉二姓之友以書來告曰節女今年六十有四例得旌典欲子爲之傳以介於臺省執事庶資以翼公牘其益信它日且將瑒□石壽之家乘維斯人不朽之是賴言之無文殆非所以光興國州志

卷三十三 文錄

三十三

令□永貞徽也予拜受書曰敢弗祗誥予不敏於他文不敢率作惟於貞孝節烈事則毅然勇任爲之若職事然壹無敢辭者且其爲之也必齋被整冠裾滌筆若几如臨帝天比其成也蠲日而端縉之再拜而授之其嚴也若斯故見者或迂予卽予亦不知何以然而然也噫有深知斯意者其傳中人與其傳中人與請歸而諗之